

米问问
◎ 著

Quán shìjiè wǒ zuì xīhuān nǐ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华语最具影视改编
价值作品奖得主【米问问】

Yīn xùn Yǐng zǐ lián rén

探寻隐匿身侧的影子恋人
奉上爱情最纯真的模样

在她被父母逼婚的道路上，
他损她骗她闹她，
甚至还牵走她深爱的男友。

7年后才知道，
他总是和她过不去，
其实只是想和她过下去。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文已
签约影视

Quan shijie wo Zui xihuan ni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米间间
◎ 著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 米问问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38-9257-6

I. ①全… II. ①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5164号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编 著 者 米问问

责任编辑 夏新军

特约编辑 曼小慢

总 策 划 周 政

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

封面设计 小 乔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6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9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9257-6

定 价 22.8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第1章.....001

被晾在婚姻的门口

第2章.....017

浪费青春不可惜，要懂得止损

第3章.....040

晚熟品种

第4章.....057

被抢走的不止是爱情

第5章.....069

再也不欠情

第6章.....082

一道伤口上的两只创可贴

第7章.....095

男一号和男二号才是一对儿

第8章.....103

父亲对面的神秘女子

第9章.....114

猪王的梦中情人蓝萍萍

第10章.....123

富豪相亲会的秘密

第11章.....132

当年初见你一眼

第12章.....139

我要去表白，你祝福我吧

第13章.....149

来一份幸福，原味儿的

第14章.....158

丑媳妇见公婆

第15章.....167

我借你点儿吻

第16章.....177

谁说相濡以沫，不是倾尽全力

第17章.....185

你是万能胶，粘了我8年

第18章.....194

我们可以从头再来

第19章.....205

婚期搁浅

第20章.....214

那么，我们分手吧

第21章.....221

两代人的战争

第22章.....233

淘个男人结婚

第23章.....240

妖孽卷土重来，侠士已不在

第24章.....256

你只要愿意，幸福此刻说给就能给

第25章.....266

以命戒掉你

第26章.....275

让我跟你一起老

第1章

被晾在婚姻的门口

某年9月9日。

萧小小这辈子都记住了那一天的太阳光。

火辣辣地，无遮无挡地，仿佛是从天空倾泻而下的一匹一匹金色透明的绸缎，紧紧地裹住了她瘦弱的身子骨，似乎要将她整个人啃肉蚀骨才肯罢休。

她踩着精细的胎牛皮镶钻高跟鞋，穿着柔丝缎面泼墨彩绘旗袍，浆过的硬领子紧紧地裹着她纤细的脖颈，后背的汗液黏黏地粘着她的肌肤。她冲出那间混合着汗味、狐臭味、茶味、鱼腥味的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窄小屋子，置身蓝丫的大呼小叫于不顾，就那样气若游丝地站在正午一两点钟的烈日下，转身看着那个背着烟灰色户外包，一身休闲打扮和一脸无辜状的俨然，几乎用寒冰一样的口气冷冷地说：“请你，立刻，马上，消失在我眼前！”

俨然举重若轻，斜斜地挑着他的右眉毛，淡淡地说：“随你的便！”轻描淡写的语气将萧小小的一股闷气顿时化成了青烟，消逝于炙热的空气中。

萧小小后退了两步路，就这两步路，她盈盈不足一握的细腰几乎要折了过去。连一向与她为敌的俨然都似乎有所触动。

什么叫七窍生烟？那就是萧小小此刻的唯一感受。她真想脱下脚上十寸高的鞋子，一鞋跟就钉死俨然，可是一想到自己花了大半个月工资买的鞋子，心不疼肉疼，终于使尽全身的力气大吼着迸发出一个字：“滚！”

俨然对萧小小一点就着的火爆脾气早就习以为常，却没想到她今天的爆发力格外强悍，这一声断喝，连周围的地表都似乎颤了三颤，周围路过的人都奇怪地望过来。

身后就是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太惹人联想了。他也有些薄怒了，道：“滚就滚，谁稀罕！”

“你……下次你再出现在我面前，我就……剁了你。”萧小小只是没有力气，其实，她此刻当下就想剁了俨然，又或者，剁了她自己。

她那样一个高傲得连俨然都随打随骂的主儿，竟然，被人家晾在了婚姻登记处！

她费了千辛万苦，顶住各方压力，偷来了户口簿，兴冲冲地怀着私奔的念头，要与她心心念念的庄一川修成正果。结果，人家庄一川甩了她。就如甩了一把伤风感冒的鼻涕一样——甩了她。

现在，她浑身上下，她的美貌，她的骄傲，她的自尊，甚至她度身定制的旗袍，她纤细雅致的鱼嘴鞋，她已经快要花掉的精致妆容，她高高挽起的如云发髻，这林林总总，美好的一切，都在嘲笑她：任她如何美好，她还是被人甩了。

她甚至还不如一个佝偻着腰，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老太太还有一个糟老头儿疼着宝贝着呢。

萧小小被人甩在婚姻的门口。这是多大的奇耻大辱！

萧小小拼着不死的一口气，就是要撒在俨然身上的。凭什么他，俨然总是在她落魄丢魂失意痛苦的时候，以一副看客的嘴脸出现。她已经四年多没有见到他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她被人甩了的时候，他出现在她的眼前。他就是一找死的主儿，就是漫画里拖着一堆黑线出现的乌鸦。

蓝丫在萧小小的背后，朝俨然挤眉弄眼，做着手势：快走，快走。

俨然背包一甩，当真，果然转身走了。

萧小小心里一股怒焰炽炽燃起，身子里最后一股拗劲儿升上来。

她几步一跨，猛扑上去，一口咬在俨然裸露在外的赤铜色手臂上。

俨然不防备她真来这么一着，身后一凉，手臂上一阵疼痛，回头看到萧小小一张小脸粘附在自己的胳膊上。他那一刻蒙住了呆住了，都不晓得要推开她。

蓝丫扯着萧小小的身子朝后拉，却如何都拉扯不动。

萧小小嘴中一股腥气，一口气接不上来，只觉眼前雾气弥漫，有什么冰凉

的东西从眼里滚落了下来。渐渐地透明的阳光里出现了诸多黑子，渐渐地黑雾弥重，整个人在栽下去那一秒，被蓝丫给抱住了。

她最后一眼看过去，民政局窄小的门口延伸出一条长长的队伍，仿佛一张小嘴巴，等着将那些准备着结婚排队的人一对一对地吞了进去。那些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兴高采烈地，充满期待地等待着。而另一边的小门里，偶尔走出来一两对横眉冷对的人。那是被婚姻压榨得心灰意冷，终于以离婚一拍两散收场的。

她晕过去那一刻，似乎是通透了。

婚姻是什么？正如她妈妈黄碧云所说的：婚姻就是婚姻，那就是找一个人过日子，关他妈的爱情什么事儿？

然而，六个小时以前，她，美丽妖娆，人人敬爱的某某中学音乐老师萧小小，也站在那一眼望不到头的长列队伍里，死鱼似地鼓凸着一双眼睛，兴高采烈地张着嘴巴呼吸着最后单身的空气。

身前的一对老爷爷老奶奶一直在低声地拌嘴，微风飘过来老人手里才买的鱼的腥味，腥气浓烈，她一瞬间有幸福得要窒息的感觉。连年纪和她爷爷奶奶一般大的这一对老人都相亲相爱地来结婚了，她萧小小正当青春年华，凭什么就要被母亲招呼给那些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一句话都说不到一块儿的陌生人？她偏要和她喜欢的而母亲不喜欢的人结婚。

明明已是初秋，天气还这么热得不肯饶人。仿佛是小小那不肯饶人的母亲黄碧云。

早上，为了避过那堪比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母亲和目光严厉的父亲，萧小小真是没少花心思。

先是装病，说是来大姨妈了肚子痛，黄碧云两眼一翻，说：“你上个礼拜不是大姨妈才走吗？要是真来了，估计是愁嫁愁成内分泌失调了。赶紧跟我去医院看内分泌科去，你刘阿姨家儿子的高中同学刚好是某医院内分泌科的大夫。”

萧小小倒抽一口凉气，她知道黄碧云带她去医院绝不是仅仅看病那么简单，估计又是去看人家坐诊的大夫，再让人家大夫看一看萧小小，目的是凑合她和谁谁的表弟，谁谁的侄子的大夫成一对儿。

说白了，就是相亲。

其实，以前，黄碧云倒是从不用担心她的宝贝女儿嫁不出去。萧小小从小儿，黄碧云认识的朋友、亲戚哪一个不是夸她漂亮、聪明、乖巧，这样的孩子



那就是个香饽饽呀！正是因为这好女不愁嫁的心，黄碧云在萧小小大学毕业之前将她看管得严丝合缝。走在路上，人家小伙子多看萧小小两眼，她都能骂人家两条街去。

刚毕业那会儿，多少人想萧小小做自己的儿媳妇的，拐弯抹角地试探巴结讨好着黄碧云。黄碧云都不以为然。她一度以为能配得上自己的宝贝女儿不是贵族威廉王子他弟弟，不是富豪李嘉诚他儿子，那怎么着，也是威廉王子弟弟和李嘉诚儿子的结合体吧！不要说人才家境修养了，最起码最基本最必须的房子车子票子得有保证吧！

直到岁月如水，飘走了萧小小的几个大好青春年华，身边曾经关注萧小小终身大事的人都开始抱孙子了，巴结讨好她的人渐渐闭口不言，甚至绕道而行了，黄碧云才开始有点儿提心吊胆起来，难道是自己对女婿的要求有点高了？

最具催化作用的是她的妹妹黄素云。黄素云在魔都上海工作，那一年暑假带着才上大一的儿子苏寻来N城姐姐黄碧云家走亲戚。

苏寻简直是一个腼腆得不具黄家彪悍作风的秀气小伙子。黄素云天天对他耳提面命，不要求他在大一下半学期学科成绩如何，也不要求他如何锻炼身体强健体魄，只唯一一个要求，那就是请他无论如何努力努力，在大学毕业之前找一个条件相当的女朋友。

这一看似无厘头的要求将萧小小一家三口都雷得半死。二十岁不到的苏寻都要被逼着找女朋友了，这叫奔三的萧小小情何以堪？

黄素云却振振有词，将大上海正在流行的婚荒理论一一铺陈在黄碧云面前。据说，适婚男女的比例失衡所引起的“婚姻挤压”问题，使有些男女在婚姻问题上“未就业就已失业”。为了抢占先机，苏寻必须在大一搞定未来女友。否则不但好女孩所剩无几，将来有没有结婚的对象都难以预料。在婚姻问题上，讲究的是双方实力的“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那就是A男配B女，B男配C女，C男没得配，那C男就是剩男。婚荒不但波及适婚男士，影响更深的是大龄未婚女。因为男士找女友的原则也是“男高女低”，这个“高低”指的是年龄：A女配B男，B女配C男，C女没得配，那就是大龄剩女。

这一番理论简直是惊天炸雷，将黄碧云惊得如梦初醒，愣是将她心目中奇货可居的女儿萧小小，变成了一外贸尾单。她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一闭眼就想到萧小小将熬成为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红颜白发，枯守萧家——那心里面就如油滚火烧一样，怎么都安定不下来。

经过若干天的深思熟虑、深谋厚算，萧小小亲爱的妈妈黄碧云硬生生将

萧小小活动所及的整个空间变成了萧小小相亲的场所，甚至将萧小小的整个生活全部变成了真人秀版的相亲戏码。倘若不是现在的交通条件不成熟，她一准儿连外星球上可能与萧小小配成一对的生物都要抓出来，与她女儿见一面。

譬如说萧小小要去看病，她一定会变个戏法儿都能从七拐八弯的关系里挖掘出一两个在某家医院供职的正当好年纪的医生、大夫、主任或者药剂师什么的。譬如萧小小乘一趟飞机出个差，那趟飞机上一定会出现一位恰巧坐她身边的“高帅富”。回来的那趟飞机飞到一半，飞行员跑来跟萧小小寒暄，说他大表姐的同事的邻居特地叮嘱要来关照萧小小……萧小小没想到她妈是这么神奇的生物，差点让萧小小的这一趟飞机飞错了航道，就为了给她相个亲。

她极度佩服崇拜生她养她的黄碧云。黄碧云倘若生在旧社会，那就是一智勇双全挡千军万马的天生优秀地下党员红娘。假若她生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她一准儿就是拿下隐藏得最深罪犯的威震FBI的婚姻中介，连邪恶的外星人都逃不过她的魔掌啊！

幸亏萧小小也看得开，神经也够大条，没有被她妈给逼成神经病。有些事情，无需争辩，表面服从，偷偷反抗。

幸亏萧小小的父亲萧飒，那是真正的一位面严心慈的父亲啊！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萧小小，放弃了他坚守了多少年的准则，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他的宝贝女儿蒙混过关。

譬如，今天这形势下，萧小小托辞说她胃炎犯了，萧飒及时地补充了一句：“原来如此，早上你一点儿都不吃东西就是胃痛啊。”

黄碧云白了萧飒一眼，看了看萧小小的脸色，果然是黄黄的带着菜色，便有点儿心疼地说：“那你就再休息休息吧？中午我回来熬粥给你喝。学校请过假了没有啊？”

“请了。”萧小小作势有气无力地回答，其实昨儿她就跟校办负责考勤的姑娘打过招呼了：明儿一天，天塌下来都不准找我，听到没？我，嫁不出的老姑娘萧小小，要，去，登记结婚了。

黄碧云叹了一口气，与萧飒出门，门关上之前，还甩过来一句话：“这两天好好地保养保养，周末还要去相亲！”

萧小小耳听着门砰地一声阖上了，她倒在枕上作垂死状——亲娘呀！这还是我的亲娘么？

然而时间不允许她感叹浪费，她抬头看一眼墙上的挂钟，跟打了鸡血一样



地爬起来，飞速地洗脸刷牙，熨衣服，刷鞋子，还抽空化了个淡妆。想到一会儿要拍那一张一定终身的照片，怎么着也得突出自己美艳如花的气质呀！那腮红和唇彩就比平常多了一个色号。

出门之前，她翻开包看了一眼，那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偷到的户口簿安安穩穩地躺在那里呢，她才心满意足地赶赴N市民政局而去。

没承想，她一到那儿就傻眼了。

民政局门口那一溜儿的长长队伍，让萧小小恍以为来到了某紧俏楼盘的售楼现场，上前一问，还真的都是来结婚的。还有没有天理？这么多人赶着萧小小结婚的这一天来结婚？看来，小姨黄素云的那一番婚荒理论完全是杞人忧天，看看这么多结婚的人就知道这年代不但不是婚荒，简直是婚盛。

她挤到仿佛是某国营宾馆登记入住台的前面，问：“我们是两周前预约的，今天来登记结婚的。”

“后面排队去。”

“可是我们有预约……”

“都是有预约的，我们按照先来后到。”柜台里面负责登记的大姐抬起雀斑脸，本来准备是凶一凶的，一看到萧小小那娇俏可怜的小模样，一瞬间就转变了念头，起了怜香惜玉的心，用小手指头顶了顶黑框眼镜，一脸好心地提醒着：“排队去。今天人格外多，再不去的话，我们下班了就不办理了。”

谁叫她现在有求于人呢？萧小小无奈，只得将一副凌厉作风藏到娇弱外表下，挪着她娇嫩的脚踝，踩着她的十寸高跟鞋，摇曳多姿地站到队伍的最末梢去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萧小小的身上。刚开始，她还为自己倾倒众生的美姿而得意，逐渐地就觉得了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呢？人家来结婚都是双双对对的，只有她萧小小一人是形单影只的。她一想到这里，连忙抄起电话给那一个人拨打电话。拨了五次，都是女人不紧不慢的声音：“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萧小小稍后再拨，稍后再拨，拨多了竟然是关机。这个死庄一川总是关键时刻掉链子。

一个月以前，萧小小在马不停蹄地应付她妈妈安排的相亲之余，拨冗与庄一川会晤，双方就如何买票上船，待生米煮成熟饭，杀黄碧云一个措手不及作了详细的行动部署。

其实庄一川并不是黄碧云眼中那样的不堪。他一脸精致的五官，微微卷曲

的头发，挺拔的身姿，再加上周身围裹的忧郁气质，当年大学里人送外号：庄大卫。

庄一川最后竟然栽在萧小小的手里，时至今日，仍是某某著名大学的一桩谜案。

毕业之后，庄一川做了一名流浪歌手。而萧小小发扬了她乖乖女的作风在父母的安排下进了某中学做音乐老师。

流浪歌手和中学音乐老师的地下情如火如荼地继续着。

萧小小虽然脾气如火药桶一般，其实本质上还是一枚实打实的乖乖女。自幼在父亲的教育系统里按部就班地上学，直到高中都不敢跟男生公开说话。到了大学，基本上算是脱离了母亲编织的监视网了。但是，黄碧云为了更好地监控萧小小的私生活，硬是逼着萧小小放弃了她心仪的北京某大学的志愿，填报了本地的一所大学。

这四年的时光，似乎是透明的，萧小小每天准时上下课，回家，令黄碧云放心不少。就是偶尔有外出，都有萧飒文化局同事的女儿蓝丫同进同出。

蓝丫是谁？那就是竖在萧小小面前的一枚活生生的典范。典范的力量是无穷的。

自小儿黄碧云教训萧小小：你看看别家的孩子，学习多好，多懂事，多听话时——蓝丫就是那别家的孩子。

蓝丫是拉小提琴的，毕业后进了省文工团，常常出国演出。蓝爹蓝妈格外不放心，给她安排了一个在银行做会计的老实人秦军结婚了。

四年后，黄碧云每天吃饭后睡觉前，在萧小小面前念的紧箍咒内容便变成了：你瞧瞧人家蓝丫，这工作这事业这家庭，每一样都没耽误呀，人家哪一样都混得是风生水起呀！小小，你再看看你自己，工作是混日子，生活更是混日子。碰到老同事，我都不好意思跟人说萧小小是我女儿。再说说这恋爱这回事，你长得也不丑，怎么到今天都没一个男朋友呢？你都27岁了呀，小小！

对于大龄剩女来说，最残忍的不是无边无际的孤独，而是无所不在的催婚咒语。

烦不胜烦的时候，萧小小就吼回去：“我27岁了怎么了？要不是你27年前生下我萧小小，我能有这么老吗？再说了，要不是你前23年将我死死地控制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在我周身放置了母爱牌隐形激光安全防护罩，不但有效地打击了各类狂蜂浪蝶，也误伤了有益的花花草草。说不定这误伤的花草其中一个就很有潜质成为您黄碧云女婿的。”



黄碧云忍着悔意泛滥，咬牙切齿地问：“那这毕业几年你做什么去了？”

“做什么去了？妈，你用脚趾头想一想。我这个年龄段的女的，说是女人嘛条件够不上，说是女孩儿嘛，人家真正的女孩儿已经开始嫌弃我们了。只能用剩女来暂时称谓一下。好嘛，标准剩女我萧小小，刚刚得到妈妈黄碧云的许可可以出去拈花惹草了。可是萧小小放眼周围，适合她的花花草草都已经被拔得光光了，毛都不给姐剩一根。”

“你又蒙我，电视上才说过你们这个年龄段的男的比女的多得多了。”

“电视说得没错，同龄的男的确实蛮多的。但是，妈，你知道不知道？外面的形势严峻呀——我们不但被同龄剩女抢男人，还要被90后的小妹妹抢男人，还得跟……唉，跟男人抢男人。所以，同龄男的再多也没用，架不住这需求面太广啊！”

“你甭跟我扯那些乱七八糟道听途说的。就说说你周围的那些正经人家的男孩子呢？”

“妈妈，你用脚趾头想一想呀！我天天面对的是十几岁的少年，是都挺正经的，但是我能下得去手吗？我？”

“你们同事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所重点中学任教的都是三十岁四十岁以上有经验的大哥大叔，那能说到一起去吗？而且……是有那么一两个有点儿希望的……”

“真的么？”黄碧云眼中噌噌发光。

“但是，人家都是离单有孩的，您希望您女儿一嫁过去就给人当后妈晚娘？”

“你……”黄碧云的目光黯淡下去，然而，还是灰烬犹炽，不死心地问：

“那你朋友呢？”

“朋友？在黄碧云您老人家的强大气场之内，有哪个人吃了豹子胆敢做我萧小小的朋友？除了蓝丫。”

“对呀，蓝丫的朋友呢？”

“蓝丫的朋友那不是跳舞的就是唱歌的，您老也知道艺术家都是特豪放特奔放特开放的，每天面对成群的美女，管住了心管不住身。您老放心？您要是放心，我立时三刻就给您整一个回来。”

萧小小最后这句话其实是在给庄一川的出场打埋伏作铺垫放预告片的，但是黄碧云毫不领情：“萧小小，你尽给我胡搅蛮缠……你还说不开化了呢，你！”

“妈，您再逼我相亲结婚，您就不相信有一天我脱离您的掌控？”

“想离家出走？我怎么看不出来你有这志气？再说了，你真要离家出走，你也得得住我肚子里的十个月房租交了才能走。”

“妈，您这么大岁数了，真是白活了，竟然从头到尾只认识一个人！”

“谁？”

“钱。您连您女儿连您女儿的老爸都不认识了。”

每当黄碧云吹胡子瞪眼地从萧小小面前走开，萧小小就得意地对着冷静观战的父亲萧飒竖起胜利的“二”手势。

萧飒也不是不为萧小小的终身大事着急，但是他一向知道他的小女儿表面嘻嘻哈哈，其实心里头比谁都有着主意。

萧小小自然有她的如意算盘，她就是要让黄碧云着急，到急不可耐地想要将女儿嫁出去，慌不择婿的时候，她再让庄一川出场。那时候的黄碧云就仿佛是等着米下锅的厨娘，管他是黑米白米能煮成饭就是好米。

然而，萧小小低估了黄碧云此刻的信心和耐心。黄碧云对她女儿的条件还有十分的笃定，确定萧小小还有一定的市场，所以心态还不是那么十分的糟糕。

萧小小和庄一川的恋情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是在一家安静的茶楼里。

当庄一川站在黄碧云和萧飒的面前，没有得到预期的笑脸相迎。他出众的外貌也没有为他加分。相反，当得知他是一个酒吧驻唱歌手，和寡居的母亲严琴寄居在舅舅家里后，黄碧云脸色沉郁，一句话都不说，拂袖而去。

萧小小求助地望向萧飒，乞求他的支援。谁知萧飒的脸色也极是难看，甚至从来，都没有那么难看过。他深叹了一口气，说：“小小，回家。”

“我不。”

“回家！”萧小小从没有见过沉稳内敛的父亲用这样的口气对她说话，她瑟缩了一下，还是随着萧飒回家了。

她并没有见到庄一川在她一家子都离去后，那冷凝得都能挤出冰碴儿的脸色，连面前的几杯热茶都冻成了凉茶，他恨恨地一拳头砸在桌上，自言自语地说：“妈，我答应你的，一定会做到的！”

回家的路上，黄碧云突然顿悟，这么多年萧小小在她眼皮子底下静水流深，原来一直都是搞的地下恋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她太低估她女儿的反侦察能力了，萧小小一直按兵不动，就是为了这一天呀！她不得不佩服小小沉得住气，果然不亏是她黄碧云的女儿，深得她的真传。



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个庄一川哪里能配得上萧小小？

回家之后萧家立即紧急召开了家庭会议。

黄碧云首先发言：“小小，我不同意你和庄一川谈朋友。”

“请说出你的理由，黄碧云同志。”萧小小压抑着心里无比的悲愤、伤心、失望等等复杂的情绪，带着调侃的语气说。

黄碧云翻她一个白眼，说：“且不说庄一川长得那一副招蜂引蝶的模样……”

“那是他长得帅。”

“就是他目前的状况，要工作没工作……”

“他有工作，好吧？在好几家酒吧驻唱呢！”

“不许打断我说话！唱歌那也叫工作？我天天在公园吼俩嗓子也没见人发工资？”

萧小小在心里默默地回嘴：您吼那俩嗓子是不是叫唱歌，明明是噪音好不好？

见萧小小闷头不反驳了，黄碧云才继续说下去：“再说，他不但自己还没有房子，连家里都没有房子，还在亲戚家借住。看样子也没有存款，车子更没有吧？这样的人家，怎么能嫁？”

“妈妈，您那时候嫁给爸爸，不是一样什么都没有？”

“那是两码事。我们那一代人靠的是艰苦奋斗。而你们这一代人呢！只能拼爹。拼不了爹的，也只能拼命——拼的是命运。命运好的，找个基础不错的对象改善一下，这辈子也能糊弄过去。你说说倘若你命运不济，找个没房、没车、没存款的，你真的只能拼命了——拼命地在社会底层找一口饭吃了。”

“我们也可以艰苦奋斗，也可以挣钱买房子……”

“萧小小，我今儿把话撂这儿了：庄一川他再艰苦再奋斗，他也挣不出来给你的幸福。就凭他在酒吧唱歌唱出一套房子来？你也不看看现在城里的房子都是什么价格了，我估计得到下辈子了。”

“妈，您就是势利。”小小抗争地喊道。

“我就是势利，怎么了？我不势利，你以后想哭，都没地方哭去。”黄碧云绝不给她反驳的机会。

“爸爸！”萧小小拉住萧飒的胳膊，撒娇地求援。

萧飒推了推鼻梁上的玳瑁框眼睛，一脸沉重，缓缓地说：“小小，我也不同意你和庄一川谈朋友。”

萧小小心里希望的气球被萧飒这一句话破地一下刺破了。

一比二。萧小小完败。

萧小小无奈地提前缺席了家庭会议，躲到自己的小房间里去了。

黄碧云也不闲着，翻出自己的通讯录，挨个地给人打电话，从七姑八姨、同学同事那里开始锲而不舍地挖掘，打了一晚上的电话，真的又给她搜罗出一个加强排的候选相亲对象来。

那时候正是暑假，萧小小也没有借口逃脱，只能在黄碧云的监视下勉勉强强地应付了几回相亲活动，就当去做减肥运动了。也不是真没有适合的，只是因为萧小小心里装着一个庄一川，哪里能将目光在别人的脸上逗留一秒半分？

幸亏蓝丫约了她几次。虽然蓝丫并不十分待见庄一川，但是这种成见并不妨碍她为发小儿萧小小做坏事当掩护。萧小小借着这仅有的与蓝丫一起的短短时间，与庄一川秘密地接了头，最后在蓝丫的建议下，拟定了先斩后奏的行动方针——那就是先登记结婚再告知双方家长。有了这一层法律上的关系，一辈子循规蹈矩的黄碧云和萧飒再怎么反对也是枉然。

这年头，生米煮成熟饭是没有用的了，一定要煮成爆米花才有点儿效果。

然而结婚登记必备材料之一户口簿那一环节必须解决。

恰好那段时间学校有个港澳游的机会，萧小小争取了一下，然后就光明正大地跟黄碧云要户口簿办签证。黄碧云还将信将疑地打电话去学校问了一问，才从保险箱里将户口簿拿给萧小小。

黄碧云虽然做起事情来雷厉风行，但她有个致命的缺点——忘性大。她竟然忘记跟萧小小当天就要回户口簿了。这就为萧小小今日的犯案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其实今日的行动是图谋了好久的，萧小小早就决定了，就是找强盗砸了家中保险箱也要拿到户口簿的。

因为9月9日是她和庄一川约定的吉日。

他们相信这个日期能带给他们的爱情一个长久的祝福和庇护，即便没有父母的祝福。都说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萧小小偏偏不信邪了，所以她义无反顾地赶着今天来和庄一川私奔了。

结婚登记的户口簿啥的材料是齐全了，可是结婚最主要的两个人却缺了一个，那是万万不可的。

萧小小正在死命地摁着手机的重播键，这个要命的庄一川竟然开通什么



“短信呼”。她望着缓缓移动的队伍，还有四个就到了，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

萧小小正在心急火燎的，突然被人一把拍在肩膀上，她以为是庄一川，心头一喜，叫道：“一川……”回头一看却是蓝丫。

蓝丫露出一脸坏笑，问：“行动了？”

萧小小点点头。

蓝丫感觉到了她的小情小绪，环顾四周道：“庄一川呢？”

“他还没来。”萧小小的声音小得如蚊子哼哼。

蓝丫闷哼一声：“看来庄一川是找死！小小，等下他来了，我帮你修理他。”

蓝丫绝对是黄碧云看走了眼的货色。她是聪明，但只在耍诡计上。她是乖，但只乖在长辈面前。实际上，蓝丫不但抽烟喝酒扮淑女样样在行，而且她的气场亦是强大无比，方圆百米之内，女人闻之变色，男人见之被劫色。

自从蓝丫穿上嫁衣成为他人妇之后，更是无法无天，整天在外花天酒地也没有人管她，关键是没有人敢管她。她家里的那个老公秦军只有俯首称臣的份儿。

萧小小觉得奇怪，问：“你这个已婚妇女，今儿怎么有空跑这里来？”

“凭什么这个地儿只能你未婚大龄女青年来，就不能我大龄已婚妇女来？”

“那你来做什么？再结一次婚？”萧小小傻傻地问，大部分的时候，她都比蓝丫傻。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习还是为人处世，她都没蓝丫通透。

“这个地方除了结婚还能干吗？”

“干嘛？”

“离婚呗！”

“你，离婚？”萧小小瞪大了眼睛。

“怎么？不行呀？”蓝丫抽出一支纤细的香烟，“啪！”地一声打火机摇出蓝色火焰，一丝青烟缭绕。她说：“我爸妈不是非要我结婚嘛。好，我就结一婚。跟着我再离一婚。算是应付了人生两桩差事了。”

萧小小瞠目结舌，说不出话了。在蓝丫的嘴里，这结婚离婚就跟穿脱一件衣服似地随意和简单。

“难道不是么？”蓝丫反问。

“唉，你怎么插队呀？”身后排队的准夫妻们抗议蓝丫了。

“谁说我是插队了？”蓝丫回答道：“我跟她是一对儿的。”说完还坏坏笑着搂着萧小小的肩头。

萧小小浑身一激灵，说：“蓝丫，你别得寸进尺嘛。”

“你不就是怕你们家庄一川发现奸情了嘛！”蓝丫嘿嘿笑着。

前面的却吵吵嚷嚷起来，原来那一对老爷爷老奶奶并不是来结婚的，老奶奶早上买菜看到这一长列浩浩荡荡的队伍，当作是有便宜货大出清，就跟着人一整队小年青后面排队，还愣将老头子也抓了差。不过这结婚登记处，确实仿佛许多大龄男女处理品不计回报地清仓大甩嫁娶的。

临到企图捡便宜的老爷爷老奶奶了，老两口颤巍巍地赶上去问登记员：“这里有啥东西卖？”

登记员答非所问：“户口本，单身证明都带了么？”

“买啥东西还要户口簿单身证明呢？”老头子还算清醒，多问了一句。他还以为是买卖人口的呢。

确实是买卖人口的。两个互不相干的男女，签字盖章，从此无论贫穷与富贵，无论疾病与健康都绑在一张红本本里，这不是买卖人口还是干什么？

“我们这是结婚登记的地儿，你们不是来结婚的吗？”

老两口面面相觑，老爷爷开始埋怨老奶奶：“你说你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闹出这么一出笑话……”

萧小小正在看着这一对幸福的老活宝微微笑，登记员的目光转到她的脸上，问：“你呢？是来登记结婚的吧？”

“是，是。”萧小小从包里将户口簿和单身证明往外掏，一不小心哗啦全掉地上了，她弯身捡起来，一字儿地摆在台面上，她看着那明明可以做她阿姨的脸，讨好地招呼道：“大姐，你看，大姐，这是我的材料，我……”

“男的呢？”被称作大姐的登记员脸黑得都可以放幻灯片了，冷声冷调地问。

“男的？”

“结婚是要两个人的。你一个人怎么结？”

萧小小扭头看一看蓝丫：“她……”

边上低头填表的一位大婶抬起头，是刚才指点萧小小迷津的雀斑脸的大婶，她放下笔，对萧小小说：“跟我来。”

萧小小心里一喜，难道是看我美貌绝色气质高雅给我开后门的？蓝丫也跟了上去看热闹，反正这会儿她的老公秦军也没有来。

